

## 二、「孟子」的人性論

孟子的天論思想，徘徊於神靈的天、義理的天、自然的天三者之間，所以天之涵義，宗教神性、物質自然、道德義理，三者兼而有之。<sup>(2)</sup>但孟子繼承孔子義理的脈絡，仍以道德義理的天為其天論思想的核心。所以，天在孟子的人性系統中，是人性的終極根源，亦是宇宙大化善的流行，其思維與孔子同。茲引錄如下：

是故誠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誠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；不誠未有能動者也。（離婁上）

夫仁，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。（公孫丑上）

有天爵者，有人爵者。仁義忠信，樂善不倦，此天爵也；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（告子上）

仁之於父子也，義之於君臣也，禮之於賓主也，知之於賢者也，聖人之於天道也，命也，有性焉，君子不謂命也。（盡心下）

我國言性的系統，以中庸「天命之謂性」為一代表，另一為詩經「維天之命、於穆不已」以及易傳「繼善成性」，皆是形而上（本體宇宙論）總體而言之。孟子進路則不從形而上統體言之，他從內在的道德性而說性。性成為潛隱自存的本體，它必須通過心的覺用活動而呈現。

孟子曰：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。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：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非所以內（納）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。」（公孫丑上）

從不忍人之心來見性善，即心言性，以心善言性善。

孟子曰：「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爲善矣，乃所謂善也。若夫爲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也；恭敬之心，禮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，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，不能盡其才者也。詩曰：『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夷，好是懿德。』孔子曰：『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？』故有物必有則，民之秉夷也，故好是懿德。」（告子上）

由四端之心來見性善，惻隱、羞惡、恭敬、是非之心，是性體發露出來四端。

孟子曰：「君子所性，雖大行不加焉，雖窮居不損焉，分定故也。君子所性，仁義禮智根於心。」（盡心上）

本心即性，心性是一。

孔子以仁融合性命天道，而性命與天道流貫爲一；至孟子則更挺立人的道德主體，更向內收，由心的四端作用，驗證人性皆善，並找出性善的普遍性，稱之爲性。可以說，心是主觀的性善生發作用，而性是性善客觀的實體。心性合一這條人性動脈，隱約透露出人天愈發殊途，或者說天的善機，轉由人的內心加以證成。

不過，孟子內心言性抉發出性善的根由，並沒有斬斷天人之間的關係，天人還是感通合一的。天道性命相貫的初機，本是由外向內收，由上向下斂；至孟子「夫子以仁發明斯道，其言渾無罅縫。孟子十字打開，更無隱遁，蓋時不同也。」<sup>(3)</sup>他由內向外開，由下向上昇，縱貫橫攝，十字打開，心性天通而爲一。

「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；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殀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」

（盡心上）

人之性受之於天，通過天所命於人的性而返本溯源，即可以知天。是故，孔子踐仁以知天，孟子必盡心知性以知天，心性天通而為一。

由心言性言天，從四端之心驗證心性天三者合一。但盡心知性知天，尚須存心養性事天、修身不貳以立命，才能三月不違仁，時時警策，拳拳服膺。

孔子的性命天道相貫，孟子的心性天三者合一，仁與心性這個「主體性」亦本是與「超越客觀面」之天命天道相通，具備了既超越又內在，既內在又超越的特質。牟宗三先生言：

天道高高在上，有超越的意義。天道貫注于人身之時，又內在于人而為人的性，這時天道又是內在的(Immanent)。因此，我們可以康德喜愛的字眼，說天道一方面是超越的(Transcendent)，另一方面又是內在的(Immanent 與 Transcendent 是相反字)。天道既超越又內在，此時可謂兼具宗教與道德的意味，宗教重超越義，而道德重內在義。(4)

綜結「論語」、「孟子」的人性論，兩者皆闡發性善的立論。孔子由天命心性相貫之仁的踐履，五十可以知天命，下學而上達；由仁的實踐工夫，搏造天命與心性。孟子則更挺立人的道德主體性，直截的由心的四端之心，來證成人皆性善的客觀實體；並透過心性的存養擴充，瞭然原來心性天交流為一。論、孟二書，表徵性善立論，並豁顯既超越又內在的特質。